

貞觀政要

零本

リ 8
4694



リ 8
4694

門カ邊
X315
卷

貞觀政要序

唐衛尉少卿兼脩國史弘文館學士臣吳兢撰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以
時逢聖明位居宰輔寅亮帝道弼諧王政恐
一物之乖所慮四維之不張每克己勵精緬
懷故實未嘗有乏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
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



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
下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
集所聞叅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
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
焉允一帙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
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
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假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目錄 凡四十篇

史臣吳兢撰

第一卷

君道第一

政體第二

第二卷

任賢第三

求諫第四

此頁為書中正文，文字極其模糊，難以辨認。依稀可見「...」等字樣。

納諫第五

第三卷

君臣鑒戒第六

論擇官第七

論封建第八

第四卷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史目吳殿

尊敬師傅第十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規諫太子第十二

第五卷

論仁義第十三

論忠義第十四

論孝友第十五

論公平第十六

論誠信第十七

第六卷

論儉約第十八

論謙讓第十九

論仁惻第二十

慎所好第二十一

慎言語第二十二

杜讒邪第二十三

論悔過第二十四

論奢縱第二十五

論貪鄙第二十六

第七卷

崇儒學第二十七

論文史第卅八

論禮樂第卅九

第八卷

務農第卅

論刑法第卅一

論赦令第卅二

論貢賦第卅三

第九卷

議征伐第卅四

議安邊第卅五

第十卷

論行幸第卅六

論佃獵第卅七

論祥瑞第卅八

論災害第卅九

論慎終第卅八

論晉幸第卅六

論齊幸第卅五

論魏幸第卅四

論宋幸第卅三

論梁幸第卅二

貞觀政要卷第一 前漢之海王及問野國

君道一 政體二 言何問其野

君道第一 猶曰故昔聖哲之聖者亦也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

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脛以啖腹

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

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也朕每思傷其身

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慾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用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魏徵對曰古者聖哲之主皆亦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問其理國之要詹何對以脩身之術楚王又問理國

何如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同古義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昔唐虞之理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得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

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指隔踈賤而偏信趙高
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
侯景舉兵向關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
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
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必得
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
守文孰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天地草
昧羣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尅由此言之
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
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
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
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
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則難太宗曰玄齡昔

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過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文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以往矣守文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觀自古受苗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

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已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盛卅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杜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

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城中之子
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
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
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
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
於足夫之手子孫殒絕為天下笑可不痛哉
聖哲乘機拯其危瀕八柱傾而復正四維弛

而更張遠肅迩安不逾於期月勝殘去斂無
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
收之矣姬姜泚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
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
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
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
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

即仍其舊小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
柱棟叅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
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
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因念不慎厥終
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
儉追雕墻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
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

是聞斯為下矣譬之如負薪救火揚湯止沸
以暴易亂與惡同道其可測也後嗣何觀夫
事無可觀則人怨人怨則神怒神怒則災害
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
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
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葉難得易失可不念
哉是月徽又上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

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臣雖下愚知其不可得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

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寔繁能克終者蓋寡豈不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震之以威怒

家之法法法
 一...
 卦...
 卦...
 卦...
 卦...
 卦...
 卦...
 卦...
 卦...
 卦...

第七卷
 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
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
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
危則思謙冲而自收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
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
始而敬終慮擁蔽則思虚心以納下想讒邪
則思正身以黜惡思所加則思無曰喜以謬

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以濫刑總此十思如
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
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
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
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
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
道哉太宗手詔荅曰省頻抗表誠竭忠款言

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霄分非公體國情深
匪躬義重豈能示以良圖臣其不及朕聞晉
武帝自平吳已後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
何曾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
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厯子孫者爾
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
綏果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

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
當進思竭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所以共為理也治曾位極台司名器崇重當直
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
以為明智不亦謬乎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公
之所陳朕聞過矣當置之凡案事等弦韋必
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盛

於往日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
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侍
中魏徵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
可何謂為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
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恃安樂
而欲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曰陵月替以至

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安而能
懼豈不為難

政體第二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
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工曰皆
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
皆邪弓雖耐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

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猶失之而何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貞觀元年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中書所出詔勅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是相正以

否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非銜以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不正遂即施行惜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蔽此實亡國之政隨日內外廢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不

以為患後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
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
貶黜卿等恃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
啓浹勿上下雷同也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
臣理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為
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為心近代則唯損百

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
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
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文
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太宗
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
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貞觀三年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

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勅如有不便皆須執
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苟過遂無一言
諫諍者也豈是道理若惟署詔勅行文書而
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勅
疑有不穩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
默房玄齡等叩頭出血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

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
側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至今宿衛之人傳殮
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上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
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
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羣臣內懷不服不肯信
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

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
以下推即承受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至
廣千端萬緒湏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
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奉行豈得以一日萬機
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曰斷十事而五條中中
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
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

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曰令諸司若詔勅頒
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
行務盡臣下之意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疾無異
也病人覺愈亦湏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
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湏兢慎若便驕逸必
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之於朕故曰慎一日

雖佻勿佻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輩既義均一
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
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治國之大害也
貞觀六年上謂侍臣曰朕看古之帝王有盛
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
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諛者日進既不見過失
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

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
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書曰可愛非君可畏
非人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
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古共國之
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
今陛下富有天下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
如臨深履薄國家曆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

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逢漢誅晁錯未嘗不廢書歎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妄有誅責朕比來臨朝

斷決忽有乖於律令者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身死足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嗥痛願公等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朕為公等思龍逢晁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哉

貞觀七年太宗與祕書監魏徵從容論曰自

古理政得共因由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
致理微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
亡則思理思理則易教然則亂後易治猶飢
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邪百年然後勝殘
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
微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聖哲施化上下同
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朞月而可化信不為

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為然封德彝
等對曰三代之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
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
魏微所說恐敗亂國家微曰五帝三王不易
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
以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
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

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
桀為暴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即致太平紂
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
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恚為鬼魅寧可
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然咸以為
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曰
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

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
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
常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
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願謂
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
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
無美質為公所切礪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

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急足為良近耳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者初平京師宮中羨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滅亡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盛

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為甚特進魏徵對曰君心理則照然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徒在虞吳不救其禍敗亡急促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

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何也徵曰遵彥
弥縫暴主救理倉生纔得免亂急甚危苦與
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諫皆見信用不
可同年而語也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
驕矜而取敗者不可勝數不能遠述
如晉武平吳隋文伐陳已後心踰驕奢自矜

諸已臣下不復敢言政道曰茲於秦朕自平
定突厥破高麗已後魚并海內鐵勒以為州
縣夷狄遠服聲教益廣朕恐懷驕矜恒自抑
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讜言直
諫可以施於政教者當拭目以師友待之如
此庶幾於時康道泰尔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灾米穀踊貴突厥

侵抄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
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南隴右饑
饉尤甚一疋絹纔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
食未嘗嗷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內豐
熟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
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學孜孜求士務在擇
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

初息隱海陵之黨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
事寧後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
時論以為能決斷大事得帝王之躰深惡官
人貪濁有受枉法財者必無放免在京流外
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皆寘以重法
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
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無敢侵欺細人商

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
動則數月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至三四錢
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自山東至于滄海皆
不用費糧取給於道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
過者必厚加供待或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
之有也

貞觀政要卷第一

